

黑雲

那年我才六歲。

在一個炎熱的傍晚，我獨自走在路上。狹隘的巷道兩旁淨是髒亂騎樓、粗陋漆紅鐵窗及擺著廢棄盆栽的陽台，住民深居簡出，平時極少看見人影。驕陽恣意曝曬，水溝邊雜草蒸散出鬱鬱騷騷的乾燥氣息，萬物輪廓極為模糊，全浸在陽光裡，昏昏沉沉。我清楚記得那股從肚腹侵擾而上的悶痛，綿延至喉嚨形成了癢，使得我不住咳出酸水，淚眼模糊。在外頭走了太久，我感到我的皮膚逐漸燃燒起來。

那是我慣性發作的腸胃炎。長則月餘，短則數週，總會痛個那麼幾天，任何藥物都無效。如同隱伏著的蟄獸，在我的體腔蠢蠢欲動。母親總會到外頭抓幾把野草，曬乾後煮成一鍋，飲下能緩和少許疼痛。

那時，我就是出門尋找經常在外遊蕩的母親。

傍晚的陽光與正午不同。日正當中的太陽，激烈，張揚，極盡放肆。走在路上，自己的影子既深且黑。而夜晚降臨前，夕陽漸沉，彷彿陽壽將盡，從遙遠的方向發出餘暉，將所有物事包覆在深紅色的熱浪中。在這個時刻連風都靜了下來，能感覺自己的汗慢慢凝成水珠，無聲滑落。

氣溫開始下降的時候，我才找到母親。她站在路中間，細瘦的臂膀僵直著，貼在身側。天色漸暗，渾濁沉重的空氣慢慢流過，她像是荒漠中的稻草人。在那片暗紅的景色裡，從宛如廢墟的騎樓，有人影出現了。母親動了起來，緩緩走過去，迎向那人的懷抱。

我看不清她們在作些什麼。

看似無傷的擁抱，動作慢慢大了起來，變成相互交纏、拉扯；以及扭打。她們的身影藏匿在騎樓的暗處，激烈扭動，面目模糊，掙扎著如同離水的魚。我滿身大汗，心臟隨著腸胃的痙攣而隱隱作痛。

我預想有什麼事情要發生了。

母親咬了那人的耳朵，轉身就跑。我站在路邊矮榕的陰影下，一條條的氣根垂下，上面爬滿螞蟻。我看著她往來時路狂奔。那個人走出騎樓，背對夕陽看不清楚表情。我卻認出來，她是我母親的朋友蕭阿姨。

自我有印象的時候，蕭阿姨就在母親身邊形影不離的。她幫人洗衣維生，一有空閒便會來家裡找母親聊天。手邊經常帶些糕餅甜點，有時會帶來花束給母親。蕭阿姨的存在讓平淡的生活多了點溫暖，母親也只有與她相處時會展露笑容。

有時趁母親暫時離開，她會向我打聽母親的感情狀況。當明白母親沒有要好的對象，甚至其他女性朋友時——她總會露出欣慰的表情。並且摸著我的臉，或揉著我的頭髮。那總會使我發笑。

而我要到很久以後才能明白原因所在，當時的我並無能了解我們之間發生了什麼事。

當天深夜，母親的房間傳來規律的撞擊聲。我輾轉不寐，頭皮好像還因榕樹的鬚根而發癢。

之後母親還是一如往常的與我生活著。那件事情，好像沒有發生過。看著母親，有時我會感到恍惚。我想像著她單薄的嘴唇，咬著蕭阿姨耳朵的樣子。我的腸胃依然時有時無的絞痛，而母親也依然會出外摘幾把藥草回來。

不過蕭阿姨從此消失了。

在我開始讀小學之後，母親認識了一位模具工廠老闆。

「叫江老闆。」某次我放學回家，看見他與我母親並坐著，桌上擺著一盒未開封的鳳梨酥。

那位江老闆是在母親的工作場所認識她的。或許是因為母親安靜寡言的特質吸引了他，而母親通常不太會拒絕別人。自此以後，母親出門上班的時間少了；而家裡也購置了一些新家具。時常有新奇的食物出現在餐桌上，炸雞排，漢堡，生魚片。江老闆的出現確實是改善了我的家境，而我也無暇去想母親是以什麼換取了這些豐足。

母親開始長久待在家裡，每天與我的相處時間愈來愈多。我放學回家，她便關起門，不許我再外出。她依然少話，當烏雲出現，只會喃喃念著：衣服濕了。我跟在她身後，到陽台收衣服。若只是天色陰暗，我仍會去幫忙，趁機吸幾口將要下雨時，空氣中瀰漫的潮濕水氣。那是從遙遠地方飄來的孤單氣味。

天空傳來悶悶的雷聲。黑雲聚積著，形成不規則的形狀。那是侵蝕藍天的毒瘤，將日光隔絕於人世之外。

我伏在桌上寫作業。母親盯著我，一動也不動。內容很簡單，我卻寫得很慢。家中的寂靜令人窒息。江老闆拿來的生魚片，已經吃了很多天。黏膩冷涼的觸感還沾著舌。

我的胃痛又犯了。

在學校，我曾打探過同學與母親的相處情形。顯然我的母親比較特別，但她還是關心我的。夜半起床喝水，母親總會跟著我醒來，直勾勾的看著我。實在太暗，有時我分不清她是醒著，還是依然沉睡。回到床上，將要入眠之際，「睡了嗎？」母親的聲音在我耳後響起。她的眼睛仍是閉著的。

經常這樣一夜無眠到天亮。

班上同學與我相處還算融洽。但我卻沒有特別要好的朋友。母親極為嚴厲，

放學後不許在學校逗留，處罰倒是沒有，若回家時間晚了，她原本冷漠的面容會更加緊繃，明顯表現出她的憤怒。或許我從小就提防著母親，於是不會主動和她分享學校發生的瑣事。

江老闆偶爾的來訪，就成了我難得喘息的機會。家中突然出現人聲，空氣也微微顫動。江老闆對我的生活不太感興趣，他常說的是工作的經驗。教學徒操作機器，車床與銑床，與其他商人的交涉，人事管理的糾葛，「下次來我的工廠看看。」

我發覺他與我母親一樣，都是孤身一人。

我維持著這樣的生活方式直到國中。有次趁著母親難得外出，江老闆帶我到他的工廠，我坐在機車後座，對車身行進時所產生的震動感到新奇。

涉過及膝的芒草，迎面而來是一片黃土地。那間小小的鐵皮屋，就是江老闆的工廠。江老闆說，下雨時廠裡總會吵雜不堪。必須扯著嗓子交談，才能壓過劈哩啪啦的雨聲。

廠內只有幾名員工，其他機器都閒置著。燈管慘白的光線，使得那些停擺著的機器，表面浮著油垢與胎記似的鏽跡。地上幾個塑膠杯裝著冷卻用的油。江老闆打開一台機器，砂輪馬上嗡嗡的轉了起來。拿起一支螺絲，要我仔細看。只見他把螺絲前端稍微碰觸旋轉中的砂輪，便冒出串串火花，調整了幾個角度，螺絲就變得銳利如新。我望向其他員工，一接觸到我眼神他們馬上埋首於工作。

於是江老闆反覆打磨著，不無表演的意味。

悠長的下午便如此度過，學徒紛紛下班離開，夕陽溫暖的顏色從窗外照進來。我覺得口渴，看了一次又一次江老闆嫻熟的技術，換得一把把嶄新的刀具。我幾乎沒想起母親。也該是回家的時間了，儘管除了功課，回家也無事可作。我起身，看室內的灰塵在橙光中翻飛。

走出工廠大門，我們都嚇了一跳。

母親正騎著江老闆的車在那片芒草地上不住的兜圈。

遠方的落日很耀眼。母親化成一隻來回團轉的蚊蠅，在橘紅色的畫布上。我愣怔的站在原地。芒草被母親不斷折騰，車輪壓過便紛紛彎腰或挺立，像熱鬧瘋狂的排舞。

母親毀了那輛偉士牌，也毀了她與江老闆之間的關係。

我首次挑戰母親，未經准許離開家門。我沒想到的是，母親會如此不信任江老闆，並且，她是如何找到工廠所在地的？這是一個未解的謎。當天晚上，母親依舊一言不發，眉頭深鎖，就如同蕭阿姨，自此以後我再也沒見過江老闆。日子漸趨平淡，我又回到了以前壓抑而寂靜的生活。

由於沒什麼多餘的事情可作，我便全神貫注的準備起高中大考。考試當天，我很早就醒來，身旁的母親依然僵直，這是她熟睡的姿勢。隨身帶著文具，我踏入了考試地點。

於我而言，升學考上更好的學校，就能體驗不一樣的生活。這將是我獲得自由的契機。懷著這種信念，不意外的我考上了第一志願。

升上高中以後，我開始在餐廳的內場打工。拿到第一份薪水，我深感賺錢之不易。或許因為這個緣故，我對母親多了些親近。我會主動與她分享學校與工作的所見所聞，即使這不是她感興趣的。有次在我述說的同時，家門外響起一陣幼小動物的嗚咽聲。

打開門，什麼都沒有。我回頭，母親已經不見蹤影。

幾次走夜路回家，經過兒時看見母親與蕭阿姨發生爭執的路口。都更過後，破舊的房舍已重新改建，也多了些食肆，看起來頗乾淨。事過境遷，那件事的真實性也讓我存疑。年歲漸增，也讓我思索起母親的精神狀態。她的精神是否異常，抑或只是孤僻了點？幾番思考，我仍無法下定論。

母親開始豢養街上的浪犬。母親把獨自用餐後的殘餚堆在路邊，讓狗群搶食。街道瀰漫著飯菜發餿的味道，下雨過後酸味轉淡，卻隨著濕氣蔓延開來，若有似無的沾附在大街小巷。

日復一日，浪犬們似乎也有互通聲息的管道，群聚的數量愈來愈多。我不在家，母親反而烹煮過多的食物，刻意傾倒在路邊。那股發酵的味道使人作嘔，所幸食物終究會進入牠們的肚腹，而母親找到她的興趣，我也感到寬心。

是那個夜晚。熱帶氣旋即將登陸，從遙遠地方吹來巨大的風。颶風暴竄，空氣中又出現那股寂寞的氣息。夜空變得渾濁，已經看不見月亮了。外面還有幾隻狗徘徊著，我進屋準備入睡。

睡夢中又被驚醒。依稀聽見某種嘶啞的喊叫聲，還有憤怒的吼聲。

母親消失了。

我衝出門，在漆黑而空曠的街上，我看見母親追打著一個人。她發狂似的叫嚷，沙啞的嗓音讓人毛骨悚然。那人護著臉部，邊後退邊揮個幾拳，終究不敵母親狂亂的攻勢，轉身跑走了。

站在狂風大作的路中央，我感到十分孤獨。

「他打狗。」

母親只這麼對我說。

隔天，下起了暴雨。颱風來了。

母親仍固執的每天餵狗，即使大多已到別處避雨，只有寥寥兩三隻。我觀察到某隻黃狗的腹部有奇怪的傷口，似乎就是如母親所言被惡人攻擊。在傾盆的雨勢中，牠大口吞嚥著食物，仍然警戒著四周有無人類出現。

暴風圈徹底遠離，浪犬漸漸回歸。那隻負傷的黃狗，牠的傷勢已明顯惡化。傷口蓄積了黃白色的物質，邊緣變成深紅色。還淌著膿液，牽成線，滴在地上。牠依然兇猛的搶食著，傷口的感染好像不造成影響。

每天返家我便觀察牠。比起其他浪犬，牠似乎更有自己的個性。不吃其他狗吃過的殘渣，吃過的剩餘也不讓其他狗碰。

牠的傷口愈來愈嚴重，也不需再搶食了。其他狗根本不靠近牠。頂著腹部斑斕的玫瑰，日日準時造訪，對此母親感到欣慰。還是有感情的，她說。

我拿著優碘嘗試靠近牠，無效。一見人就跑。對此母親不作任何打算，對黃狗的傷並無任何關心。

終究在我工作結束返家的時候，牠倒下了。

打開家門，黃狗的屍體躺在地板中央。近距離看著那猙獰的傷口，我不禁頭皮發麻。母親想把它埋了，尋到合適地點之前，打算先暫放家中。

我幾乎是逃命似的回到房間。

那具屍體在家放了幾天才被母親搬走，潮濕的臭味在家中盤桓不去。

黃狗事件之後，母親似乎受到了打擊。她不再積極為浪犬預備吃食，而是日日晏起，有時我出門上課，她仍熟睡。當我晚歸，晾曬的衣物仍未乾透。平常不苟言笑的母親，居然對浪犬的生死極度在意。

時間如河水般流逝。冬天來臨了。

對溫差不敏感的母親，連外出工作也只穿件薄長袖。而我連在家中也得穿厚外套；浪犬們幾乎消失無蹤，母親只好漸漸不再餵食。

一天夜裡，母親推開家門，往餐桌丟下幾疊鈔票，倒頭就睡。當天光灑進屋內，我看見她的臉上滿是乾掉的血跡。

無論我如何追問，母親總是避而不談。寒風從窗縫灌入，襲往家中每一個角落。我雙手抱胸，站在床前，瞪視著背對我躺臥的母親。她的頭髮灰白而黏膩，因乾掉的血而黏成一塊塊。

我辭掉了工作，放學後便馬上趕回家。即使在學校，我仍揣想著母親接下來會作出什麼舉動。即使課本內容對我來說很簡單，卻如乾硬的麵條一樣難以下嚥。

冬日的天，並不若夏天那麼藍。晴朗的天氣，也像刷上了幾抹灰白的水彩，十分蒼涼。即使只下著娟娟細雨，天空還是被醜惡的烏雲給佔據，在蒼穹上緩緩浮沉，覆蓋住整座城市。

回到家時，母親仍躺在床上。房內污濁的空氣包裹住她，顯得脆弱無助。她渾身是汗。摸她的額頭，並不覺燙。我打開窗戶，迎面吹來的冬風讓我打了個寒噤。幫母親蓋好被子，赫然發現她的手腕上有絲絲刀痕。

我無助的站在房內，望著母親的睡顏。

救護車很快開來了。醫護人員將嗜睡的母親抬上擔架，動作如許熟練，傷病之事對他們來說習以為常，旁人的著急與擔憂都是無謂。我拿起證件與母親先前帶回家的鈔票，太過嶄新使我割破了手指。

安頓好母親，辦好入院手續。時間還很早，辭去工作後總感到特別清閒。我慢慢走回家，不知怎麼感到非常輕鬆。

很久沒下雨了，吹來的風讓我眼睛乾澀。

我走進市場，向即將休市的攤販買了一隻雞。

拿起菜刀，回憶當時在廚房工作的情景。所有的手續，步驟都記憶猶新。老舊的電鍋已蒙塵，但仍然堪用。將處理完的雞與調料放進電鍋，按下開關燉煮。

這是我首次在家中下廚。

我試圖回想著自己的幼年，最初的記憶。我曾經被母親，像呵護嬰兒一般的照顧著嗎？當母親懷胎生下我，她當時的心情會是如何？我未曾謀面的父親，又是如何離開家的？

電鍋內的溫度正在上升。裡面的雞腹部朝上，躺在湯料之中，漸漸被煮熟。如同被羊水覆育著的胎兒，悠緩的翻滾著。

咕嘟，咕嘟。湯漸漸滾了。咕嘟。

電鍋裡的雞，正在掙扎。牠以一種驚扭的姿態擠在窄仄的內鍋中，無力的用腳爪踢著沉重鍋蓋，發出咕嘟咕嘟的撞擊聲。愈來愈熱，牠踢得更加猛烈，鍋蓋時而微微掀起，裡頭的蒸氣冒了出來。

雞湯的香氣愈來愈濃了。我望向窗外。晚霞正妖豔得可怖。